



中国姓名学初探

代号。在日常交谈中,出于方便亲切或保密等原因,不直接呼名、字、号,而使用代号。这种情形主要限于第三者之间使用。

1.以地名为代号。其中又分为三种情况。(1)以原籍为代号。如称韩愈为韩昌黎(郡望),其文集也被称为《昌黎先生集》。(2)以居住地为代号。如元代诗人萨都刺,因居雁门,世称萨雁门。(3)以任职所在地为代号。如汉末孔融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

2.以官爵为代号。如班固曾任东汉兰台令史,人称“班兰台”;班超出使西域有功,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辛亥革命称“某大帅”“某督军”,今日之“某厂长”“某市长”之类皆然。

3.以尊称为代号。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学术界,学生尊称老师,晚辈称长辈等。如宋朝周敦颐称“濂溪先生”。

4.以特定指称为号。如“老杜”指杜甫,“小杜”指杜牧。

5.战争年代,为了保密,使用数字

为代号。如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分别以“101”“102”“103”为代号。

号通常是自己起的,代号大多是他人所称。

五、绰号

绰号又叫诨名,是社会交往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是人们根据人品及生理特征所起。鲁迅先生说:“绰号是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一看就知道是谁。夸张了这个人的特征,不论优点或弱点,却便知这是谁。”在民间,最常见的是以某人的品性和生理特征为号,如“竹杆”“麻子”“小振”“眼镜”等等。

绰号几乎全部是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绰号起源时间,多数人认为起自魏晋南北朝时代,《世说新语》中有记载。

唐宋期间文化氛围益加开放,取绰号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元明后,

诨名成为草莽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同表象的特征已经定型。绰号有贬也有褒。贬者如北魏人拓跋庆智任太尉主簿,不论大事小事,非贿不行,但胃口不大,十钱起价,世称“十钱主簿”。褒者如明代监察御史丁俊生活节俭常食豆腐,人称“豆腐御史”,新繁知县胡寿安种菜自食,人称“菜知县”。再如明代荆州知府张宏,坚决不接待通关系过门路的人,时人赠号“闭门张”。

明清时代,绰号之盛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四大名著中常有绰号出现。以《水浒传》为最盛。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人人都有一个精彩的绰号,人们耳熟能详,不必多说。现代生活中,起绰号,叫绰号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生娃互起绰号非常起劲;社会上取绰号也较常见,如“铁公鸡”“一根筋”“二姨妈”之类。

绰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描摹情状,或论述铁闻,或勾画相貌,或表

■ 徐春亚

述特长,都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准。从语言艺术看,在修辞手法上达到的造诣,都远远超过名讳、表字、别号、室名之类的水准。大多数绰号都能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塑造出一个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

当然,绰号亦有其弊,或流于低级趣味,或讥笑他人的生理缺陷,这是要加以弃绝的。

六、封号、谥号、称号。

封号是古代帝王给子女、功臣、嫔妃等人授予的一种名号。如封某儿子为“太子”,某女儿为“xx公主”,某个功臣为“xx侯”,某位女人为“xx夫人”。

谥号是指具有一定品阶地位、社会影响及特殊贡献的人死后,由朝廷授予的特定称号。从周代起国家制有“谥法”,依法授予谥号。如清代曾先后授予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人死后得谥,多称谥号,而不再称名

字,所以谥法又叫易名礼或更名典。谥号由生前的表现决定,故谥号有褒贬善恶之分。除美谥、恶谥之外的,还有表示一般哀悼的平谥。据“谥法”称:“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而汉开国皇帝刘秀,推翻王莽,削平割据,统一全国,恢复汉制,所以死后得美谥“光武”。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炆,去礼远众曰炆”,而隋朝皇帝杨广骄奢淫逸,昏暴无道,故得恶谥曰“炆”。小皇帝刘炳,二岁登基,三岁送命,功业无从谈起,故得平谥曰“冲”,取谥法“幼少在位曰冲”。

称号是民间给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后加的名号。如神农氏被称为炎帝,轩辕氏被称为黄帝。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称杜甫为诗圣,称李白为诗仙,称李时珍为药圣,称张仲景为医圣,称陆羽为茶圣。

七、徽号、庙号、年号

徽号是称颂皇帝功德的称号。

如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徽号是“太高祖皇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徽号是“开头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是表示帝王在宗庙之名号,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年号是纪年用的。古时候每一个皇帝继位,从继位这一年起立一个新号纪年。如“嘉靖元年”就是嘉靖皇帝继位的第一年。

八、佛道之号。

佛教的弟子,男的叫和尚,女的叫尼姑。凡出家为僧尼者,长老、师太都要为他(她)们起个法名,如惠通、三藏、鉴真、海灯……这些法名来自佛教的典籍和教义中的用词。各宗派都有字辈谱,每一辈都取谱中一字,不得离谱。如禅宗的字谱为“智慧清济,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道教的弟子称为道士,道教的宗派亦有按字辈起名的规矩,不得乱起名。如混元派的字辈谱为“混元乾坤祖,天地日月星,三教诸圣师,金木水火土”。



蒋志平与戴宗宝的忘年交

■ 周士昌

1993年,涟水县委书记戴宗宝调到南京市江浦县。没过几个月,我县蒋忠勤老师就给他打电话,说蒋志平老人要到江浦去看望他。蒋老到了江浦,戴书记热情地接待了他,从此,他们结成了忘年交。

蒋老找戴书记是要为其在大陆办大学做政策咨询,戴书记非常支持,热心解答。

蒋老怎么想起去江浦找戴书记的呢?这还得从头说起。1990年,时任涟水县委书记的戴宗宝收到一封信,写信的是一位教师,名叫蒋忠勤,信的结尾说“想与书记交朋友”。戴书记随即在回信上写道:“愿意与忠勤交朋友。”后来,蒋老师便面见戴书记,说其叔叔蒋志平是台胞,1989年投资几十万元,先后在家乡蒋庄办了中小学,由于水、电、土地和师资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办学遭遇困难,想求助县领导。

戴书记认为,蒋老在家乡投资办学,理应帮助他解决困难。没过几天,戴书记带领县水、电、土地和教育等部门负责人到蒋庄学校现场办公,蒋忠勤老师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逐一解决,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不久,蒋老回到家乡,看到蒋庄学校焕然一新,十分高兴,特地向戴书记面谢,表示将来要在家乡办更多学校,回报家乡父老乡亲。

《诗画实验动物》付梓在即,循例应当有一篇《后记》。关于这篇后记,我曾有过N种设想;也曾如初稿刚刚完成时,就写了《写在后面》;正式联系出版社后不久,又写了《写在<写在后面>的后面》。现在看来,这两篇小文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合适作为《后记》。

实验动物对人民健康事业有多重要?实验动物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认真分析并努力回答清楚这两个问题,从而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是编写《诗画实验动物》的初心。2018年底,我萌发出了编写一本系统性介绍实验动物相关知识科普书籍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收集、学习、整理,到2019年底,已初步完成了书稿的框架构建、内容填充、史实比对等工作。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延绵,各类科研攻

关进展新闻中或多或少提到了实验动物,客观上让社会各界对实验动物的认识更进了一步;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通过审议并公布,以及全社会对该法第四十七条、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宣传、学习和贯彻,实验动物工作已经被提到了更重要的议事日程。初心已得!《诗画实验动物》还有出版的必要吗?

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吴汀、巩奚若两位老师的鼓励和坚持。他们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人们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将更加关注,向更多的社会公众,特别是向大中小学理科普及实验动物相关知识,不仅非常有必要,而且至关重要。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诗画实验动物》获得了首次(2021年度)江苏省科普创作出版扶持计划的支持。

奇迹真的出现了,蒋老真的干到了100岁,100岁校长这下出了大名了!

在大陆,八旬老人早已颐养天年了,蒋志平老先生80岁还在创办大学,90岁还任董事长,为学校操劳,100岁才休息,这真是奇人,是个罕见的人间奇迹!

2006年,正月初六,93岁的蒋老,在南京紫金山脚下的别墅里给戴书记打电话,要到他家拜年。戴书记说:“只有小的给老的拜年,哪能倒过来,我应给您老人家拜年。”后来蒋老的儿子,只好把车开过来,把戴书记接过去,畅叙了几个小时。

叙谈中,戴书记笑着问蒋老的健康长寿之道,蒋老说:“一是心态好,一门心思办学校、干事业。二是吃得少,俗话说七八分饱人不老。主食要少,少吃多餐,饿了喝点牛奶,要吃得清淡,少荤多素。我从不参加宴请,出礼上份走人。酒席最伤脾胃。三是多走路,一天走几个小时,贵在坚持。”

社会上关于蒋老的传闻很多,说得神乎其神。蒋老主动与戴书记谈起自己的经历。

他说:“外面人传说我押运金银财宝去台湾,那事是假的。叔叔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在家乡涟水办大同小学,我边读书边帮他打理学校。25岁中秋节那天,有位老师告诉我,共产党大官要抓我。我连夜逃离家乡,一直向南跑,途经镇江等地,在江西上饶考上财政学校。后分配到福建彰州税务所,做过稽查科长、税务局长。1949年,去台湾人多,买不到机票。幸亏亲戚帮助,为我办个记者证,利用记者身份买了最后一

班飞机票,才到了台湾。我原名叫蒋凤起,到台湾改名蒋志平。到台湾后,人多乱哄哄的,连吃饭都很困难,先靠卖油条、踩三轮车为生,后开出租车行、开当铺。与人搞过建筑、房地产,1965年与盐城老乡合伙办‘醒悟商专’学校。后来,觉得办大学容易,1970年,在台北又创办了‘东南工专’,最多有8000多学生,后改名为‘科技大学’。后在基隆又接办濒临倒闭的护士专科学校,改名为‘巾帼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期回到大陆,在镇江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在家乡涟水办了‘炎黄大学’。‘炎黄大学’捐给县政府,已写好遗嘱。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说,这样的学校全省没有几所,还是由蒋家人承办,比政府接管更有意义。于是就交给儿子接办。”

蒋老人老心不老,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善举,和他的艰苦创业、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戴书记十分敬佩,在自己珍藏的雨花石上雕刻了老寿星赠送给蒋老,祝老人家健康长寿!蒋老很感激也很开心。

蒋老出生于1915年12月,逝世于2017年3月31日,享年103岁。



《诗画实验动物》后记

■ 李汉中

进行了系统地加工和修改,甚至对有些内容进行了颠覆性地改写。夏婷、郑开梅、虞群、朱林四位同志参加了有关章节的编写、审核工作,李旭东同志在有关专业资料的查询、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书稿的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均有了大幅提高。

历时近三年,太多的无私支持让我感动。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的圣倩倩老师组织动员部分同学为有关章节绘制了插图;经华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主任张艳淑教授同意,马小龙老师提供了该校“认识实验动物”绘画大赛获奖作品供书稿选用;吴迪先生推荐他在上海工作的外甥女刘新为本书创作了大量插图;南京宁海中学的苏玺岩同学积极参与插图的绘制并就插图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罗兴洪博士不仅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原创摄影作品,还获准提供了金石大师吴梓祥(荒石)先生的部分词牌篆刻作品……

历时近三年,太多的真诚鼓励催我前行。南京医科大学肖杭教授、南

京大学高翔教授在本书申报江苏省科普创作出版扶持计划时出具了专家意见;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秦川,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王嘉鹏,全国政协委员岳秉飞、曹阿民五位专家应邀撰写了自己对实验动物的感言并同意用于本书;时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欣然为本书作序;此外,还有不少专家、朋友及实验动物行政管理同行们经常关心本书的创作进展,并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历时近三年,太多的顾虑和困难也曾让我踟蹰彷徨。首先,作为一个工业自动化专业的理工男,编书写作实在不是我的强项,何况涉及的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其次,我的本职工作是行政服务,之前从来没想到过要编一本书,也从来没想过要通过编一本书来实现什么;再次,科学普及的工作性质要求科普书籍自身是科学的、准确的,但仅就“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到底解剖了多少种动物”这个小问题,不同文献资料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说40多种的,有说80多种

的,还有说100多种的,究竟采信哪一种说法,究竟如何取舍相关资料,这是最困扰我的一个难题……

我深知,所有的无私支持和真诚鼓励,都是基于鲜为人知但贡献巨大的实验动物,而不是基于某本书或某个人;大多数给科普创作出版扶持计划时出具了专家意见;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秦川,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强、王嘉鹏,全国政协委员岳秉飞、曹阿民五位专家应邀撰写了自己对实验动物的感言并同意用于本书;时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洪兵欣然为本书作序;此外,还有不少专家、朋友及实验动物行政管理同行们经常关心本书的创作进展,并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感恩这个美好而伟大的时代!万物互联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包括让编著者们相对容易地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文献资料,也包括让尚未谋面的人之间建立起纯粹的、长久的信任和友谊,并就同一件事达成共识、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卓越实践,已经开启了人类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去辨析和回答什么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因为,历史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

在《诗画实验动物》即将出版的关键时刻,我被派到“盲子故里”“江南福地”——常熟市挂职,很快就了解到清代中叶以来历史最长、保存最完好的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虹月归来”背后的感人故事,这对我写好《诗画实验动物》的后记具有很大的帮助和引导。追寻古圣先贤的足迹,感受源远流长的文脉,我更加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粗陋和浅薄,对《诗画实验动物》的出版也更加感到惶恐和不安。在此,我郑重申明:朱峰、郑开明两位专家是应我个人邀请而参加书稿编写的,虽然《诗画实验动物》以我们三人的名义编著,但书中如有不当、谬误之处,所有责任应该也必须由我一人承担;也恳请读者及相关人士理解我的良好初衷,原谅我可能存在的无心之过,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世间万物皆有生命,斑马鱼、小白鼠、长耳兔、来航鸡、藏香猪、比格犬、食蟹猴……它们共同的名字叫实验动物。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每一次生命的陨落都应该被告慰,每一个实验动物的牺牲都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命更加健康和美好……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让我们满怀对生命的感恩和敬畏,走近它们、了解它们、铭记它们……

